

候鸟海南

□浦宁

这次有机会去海南，才知道全国各地的养老大军无处不在。坐高铁在海南神州站下车，一出站，大包小包等出租车的间隙，就有一位东北口音的大妈凑上来搭话：“去哪儿？要不要一起拼车？”

大妈剪着短发，刘海有些卷，对车站的公交线路、周围的乡土人情如数家珍。

大妈买的房子位于海南兴隆，这个以温泉和咖啡闻名的充满热带风情的度假胜地，一度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。我和家人也曾是旅游大军中的一员，印象最深的是兴隆热带植物园，高大的棕榈树、茂密的芭蕉林……这个海南最早对外开放参观的热带植物园，云集了3200多种独具特色的热带、亚热带物种，见血封喉等奇特热带植物数不胜数。

在海南，全国各地的口音五花八门，天南海北的游客来来往往，沿着2—3公里的椰林公路，或步行或坐观光车或骑小电驴争相打卡。两位头戴花、身穿吊带纱裙的曼妙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她们先是在堤坝上，摆出各种姿势和灯塔合影，后又转场海边的礁石上各种拍。最令人惊讶的是，一开始以为只是她俩，没想到坐在灯塔阴影处乘凉的还有一大拨亲戚。

“妈，手抬起来，微笑。”

“姑妈，头往后仰。”

“小姨，戴上墨镜，双手张开。”

……

一大拨人操着东北口音，轮流拍照，瞬间，我以为自己来到了大东北。

当然，也不仅仅都是东北人。

有一天，等车的时候，一位长发、打扮普通的妇女坐在候车亭的凳子上，边敲脚边悠闲地四处张望。我没有上前搭话，和先生一起找了一阴凉处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椰树高大挺拔，三角梅鲜艳夺目，南国风光满眼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“你们是来海南旅游的吗？”

突然驶过来一辆车，我下意识往前跑。没想到，扑了空。正有些小小失落时，妇女抬头问。

“嗯。”我不知可否地点点头。

原以为，一口北方腔，也是东北人，没想到来自山西。别看她穿戴不起眼，却已为儿子、女儿，分别在陵水、兴隆各买了一套商品房。两套房子买了六七年，一直出租，买房的钱由她和丈夫掏，租金却归各自子女所得。“这买卖不错。”我开玩笑地说。

妇女笑笑：“反正都是自己的孩子。”

这次，女儿的房子房租到期，妇女和丈夫特地从山西飞至海南，帮忙打扫卫生，并拍照片、录视频，由女儿发至网上，寻找新的租客。

“我们后天就回去了，新的租客马上就要入住。”妇女说，他们来海南很多趟，但多是租客的间隙偶尔小住。

说到海南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阳光、沙滩。事实上，海南也有秀山丽水，位于海南兴隆侨乡国家森林公园的爱情谷瀑布，就是一处隐藏在深林中的秘境。

当地人推荐这一景点时，我惊讶不已：“海南也有瀑布？”

去了才知道，爱情谷的瀑布虽然没有江南水乡瀑布的万马奔腾、气势磅礴，但从郁郁葱葱的树林中，上下两条瀑布，从几十米高的山上倾泻而下，一高一低，琴瑟相和，遥相呼应，清秀中见妩媚，温顺中见风韵，别有洞天。

当天的旅游专线，几乎是包车。除了我和先生，另一对是来自河南的父女。父亲近八十高龄，拄着拐杖，身体健康，走路来一点不输年轻人。他还是此次的向导，已在兴隆住了10多年，多次带亲戚朋友前来一睹爱情谷的风光。

和一窝蜂来海南买房不同，这对父女10多年来一直在兴隆租房，镇中心小区居民房，交通、吃住方便，海南、河南各住半年，很是惬意。

“海南空气好、环境好，这满眼的绿，河南很少有地方有。”父女俩为人颇为友善，返程等车时，看到路边村民家门口有几条凳子，女儿在征得同意后，将其中一条干净的凳子搬过来叫父亲坐，父亲却执意让给正站在旁边的我……

想起到海南的第一天，我上车主动给东北中年妇女买车票，中年妇女感慨：“出门尽遇到好人。”还有慕名打卡网红灯塔途中，下车时一脸蒙，一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刚吃完菜回来，路过看到我和先生左顾右盼，主动上前问“是不是去网红灯塔”，并热情指了指藏在广告牌背后的近路……

在海南的每一天，感觉身心都被放空，似乎可以听见自己心的对话。

城市晚风

吹荡我的心情

夕阳和那倦鸟已远

告别退隐等着你来临

夜上浓妆

生命里的夜晚

像那生命该拥有

终于出现的你的来临

罗大佑的《梦》道尽了人近岁暮的悠闲。也许，这也正是多年后自己向往的生活。但，倦鸟归林，再美的风景，也是异乡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，正如海南的候鸟们，在每一个春暖花开，都会从春天回到春天，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。

(作者单位：金华日报社)

勤与诚：人生快乐的根基

□王文章

我与陈复尘先生相识、交往30年，其文其行素为我所钦所敬。最近，陈复尘先生把厚厚的《在访谈中洞见新时代》送我，读其文，会其情，亦是文友会心之事。

这本书是作者继《花匠撰稿人采访录》《陈复尘采访书画名家作品选集》之后的又一本新作，以新闻特写记述诸多社会领域对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卓有贡献的当代杰出人物的人生事迹，揭示他们的精神世界，展示他们的广阔胸襟，既是为这些时代的风流人物作的画像，也是奏响一曲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奉献者之歌。

该作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内容的丰富性和所写人物的真实性。该作品以人物特写形式描述的社会领域很广泛，从政治、文艺、教育、医疗、新闻、出版、司法乃至影视文化诸多领域。一个作者，文字表现领域的开阔，需要以广博的文化和专业识见为基础，陈复尘先生的新闻专业造诣之深是因为素有积累。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看到这些人以各自的专业创造、

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奉献精神，在当代中国建设事业中所闪现出的光彩。而同时，这些人作为站在时代前列的奋斗者，他们的工作、生活状态和思想精神的追求，以及所留存的时代印记，作为一面面镜子，也映射出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开放、前进发展的时代影像。这些文字就是人民群众解放思想、开拓进取而又脚踏实地、忘我奉献的真实写照。新闻特写作为一种文体，作者笔下的人物、事件都要求必须是真实的，不能有任何的虚构。作者长年新闻工作的经历和素养，使之能够做到严格把握新闻特写的真实性原则，这样的把握，才使我们读起这些文字时感受到一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第二个印象是该书文字的形象性、可读性。以新闻特写来写当代人物，容易因恪守真实性而致文字拘谨、平面，而读此书，总体上觉得文字是生动鲜活的。作者以采访的翔实、素材的积淀而形成文章，以内容的丰富性、叙述文字的生动性和反

映不同领域时展现的专业性，包括很多细节的刻画和特定情境的营造，使我们读来既可感受人物真实性的力量，又有文学性阅读的快乐。所以，作为一名读者，我认为作者描写的很多人物，都可以作为鲜活的“人物形象”来看待，既是真实的，又是立体的。

陈复尘先生早年在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负责广告经营工作，我在《中国文化报》担任社长、总编辑时，即闻新闻出版报社有这样一位闻名业界的报业经营者。后来，他转做文字和社会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，但手中的笔至今没有放下，不少生动的文字依然在他的笔下流淌。相识几十年，每想到、见到陈复尘先生，我都会联想到“勤”“诚”二字，今读《在访谈中洞见新时代》更是加深了这一印象。古人讲“业精于勤”“一勤天下无难事”。宋代农学家陈敷74岁时写成《农书》，云“勤劳乃逸乐之基也”，认为勤劳是使人安乐欢快的根基、源泉。但一个“勤”字，

也会使人失却无数闲情之乐而增身心之苦，只有从勤劳奉献之中得到人生乐趣的人，才会把“勤”当作人生快乐之根基、之源泉。一位年届八旬之人，仍然每天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孜孜以求，不饥不倦，以勤为乐，这或许就是陈复尘先生的人生追求吧。他的“诚”，则是表现在他对人、对事的坦诚、真诚和热诚。我知道他对工作的投入是忘我的，也知道他曾给予不少年轻人在工作、婚姻、专业学习方面的帮助是无私的，我们从他的这本书中可以看到，他始终以真诚的态度对待每一位描写对象，每一行文字都与草率无涉。这些人中既有传奇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也有家喻户晓的当代杰出人物，还有初出茅庐、业绩不凡的年轻人，但在作者笔下的文字都是同样的真切。有坦诚的襟怀，才有澄澈的眼光和生动的文字。我相信，阅读《在访谈中洞见新时代》会打动读者的心。

(作者为原文化部副部长)

花灭了，花是灯

□唐宝民

有一天黄昏，老诗人牛汉正伏案写作，他的小外孙女忽然跑来告诉他：“爷爷，花灭了！”他立即纠正道：“好好记住，花不是灭了，应当说‘花谢了’。我们晚上睡觉时，把灯关了，才说灯灭了，花不是灯！”可小外孙女却坚持说：“花真的是灭了，花就是灯！”外孙女的话让牛汉惊讶了，事后，他感慨道：“花灭了，花是灯！”这六个字连接在一起，竟变得如此奇异，我把外孙女紧紧地抱起来。灯和花，就她的感觉来说，都是一种亮丽的存在。我相信，一个词语，就能幻化般地形成一个我们从没有见过的世界。对于自然界，有的人，瞬间一瞥便永远地看到了完美。

这是老诗人在他的著作中讲述的一段往事，这个美丽的片段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一颗诗心的存在，那时的牛汉，早已步入老年，但他的心境并不老，仍能时时感受到生活中的诗意和浪漫。

受到生活中的诗意和浪漫。

成长于乱世中的牛汉，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告别故乡，踏上了流亡之路。与故乡告别是一件痛苦的事，多年以后，他忧伤地回忆道：“渡过黄河，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，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，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，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联系都隔断了，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，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，黄河横隔在我面前，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。童年，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。”

虽然不能再时时亲近故土家园，但故乡的山草木却定格在诗人的记忆中，成为剪不断的乡愁，笼罩在他此后的生命中。他如此深切地想念家乡的那条河：“浑沱河是我的本命河，它大，我小，我永远长不到它那么大。但是，我又能把它

深深地藏在心里，包括它那深褐色的像蠕动的大地似的河水，那战栗不安的岸，还有它那充满天地之间的吼声气氛。几十年来，每当濒于绝望时，我常常被它的吼声惊醒过来。”

在著作中，老诗人记述的不只是家乡的风物，还有故人——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。秃手伯是一位残疾人，年轻时在蒙古草原打工，被冻掉了双手，但回到家乡后，他却能自食其力，牛汉因此十分敬佩他的精神：“秃手伯有手时，他是草原上套马的好汉，硝皮子的能手，能吹（笛）会拉（琴），手没了之后，他还像有手似的顽强地活着。不管他现在活着，还是已经死去，我清楚，当他回到大地时，埋进了西古城，他将与他的手欢聚成一个完美的人。”宝大娘是一个历经磨难的不幸女人，可心地善良的她没有向残酷的命运低

头，这种性格也让牛汉充满了敬意：“宝大娘的一生，尤其是苦度青春的那些年，所经受的孤独和困苦，我是亲眼看见的。她坚强地默默地挣扎着，守着自己美好的人性，度过了她真实的一生。她不会留下什么传记。她已经安然地化入大自然永恒的泥土之中。”

牛汉曾写过一首《盲人和灯和诗》，在这本书中，他讲述了这首诗的来历：“冬夜。一位盲人和我并肩坐在一盏路灯下，盲人对我说，他感觉到了灯光。盲人对我说，灯对我说：‘我是你的眼睛。不仅是盲人的，也是明眼人的。’当天夜里，我写了这首诗：《盲人和灯和诗》。第二天，我把诗读给盲人听，他两眼不住地颤动，他懂诗，因为他理解灯。他喃喃地说：‘我听诗如沐浴在灯光之中。诗和灯，我都能看见，都能感知。’”

■嫣然思语

春天，在心田上播种

□侯进元

在心底幽微的角落，沉睡的心田，静待唤醒。它似初春的嫩芽，柔软却洋溢生机，于惊蛰的雷声中，悄然孕育新生。

我渴望一把新铸的铁锄，闪耀着希望的光芒，划破迷茫，显出一片肥沃的土壤，让我在这希望的田野上，播下梦想，期待金色的麦浪，与阳光共舞。

在心田的柔软深处，我默默祝愿：愿一粒坚韧的种子，带着勇士的勋章，悄然潜入，深深扎根。在静谧的夜晚，默默积蓄力量，等待破土而出，迎接光明的拥抱与生命的欢畅。

我深知，这片新生的土地，或许荆棘密布，杂草丛生，会留下斑斑的伤痕。但我愿用生命守护这片热土，哪怕经受风雨雷电的洗礼，也定能绽放出生命最耀眼的光芒。

我将以一颗炽热如火的心，拥抱世间的一切侵袭，感受它们的粗犷与温柔，体验它们的狂野与细腻，在风雨中学会坚韧与执着，在雷电中铸就勇敢与无畏。

我坚信，只有经历过风雨的洗礼，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，才能蜕变为生机勃勃的绿洲，拥抱更加炽热而温暖的阳光。于是，我从灵魂深处呐喊：热爱生命，无畏前行！



用感受力去阅读

□路来森

谈及读书，毛姆说：“我知道有人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本书，因为他们可能只是用眼睛，而不是用感受力在阅读。”

那么，什么是“感受力”呢？毛姆在文章中，并没有对此做出更为详尽的解释，我们也只能以常理去界定之。

我认为，感受力，就是一个人感知事物的能力。

如果从阅读的角度看，这种感受力应该取决于两个方面：是一个人的学识修养；二是一个人的生活阅历。因之，毛姆所谓的“用感受力在阅读”，就是指在读书时，充分调动自己的学识积累和生命体验。这不是一种被动的阅读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阅读；这不是一种肤浅的阅读，而是一种深刻的阅读。

此等阅读状态之下，应该伴随着某些阅读行为，诸如：一边阅读，一边勾勾画画；读到兴味处，也许会支颐沉思一会儿；读而思，思考到一定程度，情不自禁，就会提笔在书页的天头、地脚，随手写写，写下一些感悟、体会，乃至情景等

的文字；触类旁通，发散思维，读到某一个知识点，也许会顺便翻阅其他的书，寻求一种共鸣的东西……

在这诸多阅读行为中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“随手写写”。“随手写写”，看似随意，实则最见读书人的性情和学养。性情，见得读书人的情趣、爱好、性格特长所在；学养，见得知识面和思考的深刻度。而这些“随手”写下的东西，结集成文，便是极好的题跋文字。可以单独成文，亦可结集成书。

古代读书人，大多有此习惯。故而，古人的题跋类书籍，也格外多。最典型而有影响力的，就是《东坡题跋》和《山谷题跋》。虽然，结集中也有不少“画跋”，但读书、读文的题跋文字，还是占了多数。其实，有更多的作家，其题跋文字，是散落于其文集中，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而存在。

今人，喜欢书写题跋者，亦多有人在焉，可以说，那些喜欢读书的作家、学人，大多有边读边记的习惯。

典型者，如孙犁的《书衣文录》。虽然文字是写在“书衣”上，但内容，却都是读书所得。这些“书衣文录”，不仅能见得孙犁的学养、修养，还能照见孙犁当时的心情境况，能反映孙犁当时的阅读背景。

旅美华人作家张宗子，有一本文集《梵高的咖啡馆》。其中文章，皆为“片段”构成，而这些“片段”，就是其读书“随手写写”而生成的。

在这书的“序”文中，张宗子写道：“多年以来，我有随手记录见闻和感受的习惯，从前是写在卡片上，现在是在电脑上打字。收在这本书里的，就是这样随手记下的文字。”所异于普通题跋文字的是，张宗子这些“随手所记”，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，融入了触类旁通的内容，融入了自己对问题的纵深思考。

简言之，这些文字，不仅有读书所得，还有生活积累，有思考的深度，融合了作者自己综合的“感受力”。

应该说，这正是毛姆所谓“用感受力阅读”的典型体现者。